



## 佛教的工作力

在科學極其昌明的時代裡，一般「好勇過

我無所取材」的學者們，往往喪失了內在的精神，而過于趨向外求。因此，急於提倡新文化運動，不僅徹底地攻擊傳襲，同時加以嚴格的破壞，大聲疾呼的打倒孔家店，推翻舊禮教，非議舊宗教的口號，凡我國固有的文明的道德精神，以及舊有的思想和信仰，都成爲他們激烈地攻擊或推翻的對象。曾在中國文化歷史上放過光芒萬丈，彪炳一時的佛教，當然，也不能例外地受到他們的打擊和挫折。特別是社會上許多沒有研究佛學的人，大都以爲佛教是一種迷信的，足以使人陷于消極，悲觀，而無益于社會的宗教。佛教徒既不事農，亦不事工——事商，更不參加政治的工作，有的，只是飽坐安眠，無所用心，正是社會的分利者，時代的廢物，像這個「物競天擇，適者生存」的潮流裡，這種「不耕而食，不織而衣」的人，似乎是寄生蟲般的不長進份子，於是在這種錯誤的，偏激武斷的感覺上，對於一般僧尼總是存着岐視和卑鄙的心裡，甚至恣意加害，無端毀辱，而形成今日充滿「岐視佛教，侮辱僧尼」的社會現象。其實，他們那裡知道佛教是一種最注重現實，而足以進國民的道德，屬國民的智慧，使國民憬然自悟毅然自新的能力，至偉至大，其直接間接影響于社會人心的力量，實爲不可思議的宗教。真正的佛教徒，是負有「改革社會」和「改革人心」工作的慈悲天使呢！

真的，在距離現在二千幾百年前的印度，誕生了一位大思想家，大革命家——悉達多太子，這位太子有着超人的意志，靈敏的感想，智慧的眼光，冷靜的頭腦，還有悲天憫人的心腸，所以他不同一般王子的耽戀于塵欲的享受，他雖然處在最尊榮最享受的王宮，但他總是覺得當時社會的階級太嚴格了，人民生活太痛苦，社會呈現太

複雜，腐化了。因此，他立下決心，要獻身于革命工作，以使革除當時社會一切不良的呈現，而創造一個美滿的、平等的、和諧的、互愛互助、息息相關的社會。不過，古往今來，多少革命事業，都是由人民的血和力來換取成功的，但在這仁慈的太子看來，又覺得太殘忍，太無道了。何況聰慧而英明的他——太子，深深體驗到「革命該從革心起」。然，改革他人心理，尤宜先從自己「心理建設」做起呢？因此，他毅然決然犧牲了個人的享受和尊貴無比的王位。而出家修道去了。竭力改造自己的心地了。

「有志者事竟成」。太子對於自己的「心理改造」，經過一個不長亦不短的時期，結果成功了。他以平等無我的慧劍粉碎了自私的觀念和革除鄙視他人的行徑，以慈悲喜捨和大度萬行爲原料所製成的無價慧水，來洗刷滌蕩心底深處所蘊藏的貪嗔痴等毒液，恢復了心地的清淨明潔，成功了一位心光煥發、純真、純善、純美的聖哲。自此，在他心光照耀之下，建立了「改革社會，啓導人心」的佛教，以償他昔日爲太子時的宿願，所以，「改善社會，改革人心」是佛教唯一的工作，也是佛陀出世的本懷，凡是真正的學佛者，都負着「改善社會，啓導人心」的工作和使命。換句話說，一個真正的出家人，一天到晚，既要利他，又要自度。又要代佛宏化，又要自己修行，忙忙忙呀，整天忙個不休，我把古語翻過來說：「未着袈裟嫌多事，着了袈裟事更多」。誰說佛教徒是消極的蛀米蟲呢？然而，佛教徒究竟怎樣去「改造社會，啓導人心」？佛教徒究竟盡了自己的責任沒有？

### A：佛教改善社會的工作

一個社會的形成，是由許多因素和條件組織而成的。然組織社會的條件雖多，舉其概要而言，不出乎政治、文化、經濟、諸大端。假如這些

原素是良好的，健全的話，那麼，所組織成的社會，自然是真的、善的、美的。社會的呈現自然是大公無私的、和諧的、安寧的、平等的、自由與幸福的。可是，現代無論中外社會的呈現，都是一片混亂的、複雜的、可怕的現象，其中充滿了仇恨、鬭爭、嫉妬和殘害。千百年來國際風雲、社會不寧，人們因之而流離失所，人心也隨之終日惶惶，這究竟是甚麼緣故呢？這當然是組織社會的條件——政治、文化、經濟等本身的不健全啊！即使上古時代的社會呈現比較樸素和單純點吧，但社會上一切設施缺點已多，人類一切痛苦已漸漸增加，所以慈悲的佛陀，殷殷訓誡他的子弟，應該積極普遍的深入社會工作，隨類示教，四攝度生，我現在把他分開幾點列舉如下。

#### 1 佛教的政治工作

歷史告訴我們，自古直到現在，所有朝代的政治是不斷地改變的，所以有些人以爲某些政治好，某些政治不好。因此，附其所好而攻其所惡，「入者主之，出者奴之」，於是牽入政治鬭爭的旋渦，但佛教徒除了極力反對顯武主義者的侵略外，從不參加任何政治鬭爭，唯有着力于改善政治工作。所以佛教一向是含有政治而不參加政治鬭爭的宗教。它的宗旨是：「頒行正法，成就衆生，治罰惡人，戒其過犯，安攝善人，與其快樂，平等教化，心無厭足，復以種種方便，調御衆生，免除諍訟，撫其孤弱，卹其惻獨，遂其勝行，正修十善，仁智孝友，恭慈惠和，大雄大力，調伏衆生」這就是佛教徒從事于政治：「有一善，從而賞之，又從而歌讚嘆之，所以樂其始而勉其終；有一不善，從而罰之，又從而哀矜懲創之，所以索其舊而開其新」的工作。如觀世音菩薩的應以梵王身，小王身，宰官身……；得度者，即現梵王身，小王身，宰官身而爲說法。維摩詰居士的爲了利益衆生，而權巧方便地或爲總統，或爲宰相大臣，或爲地方長官和社會領袖，去提倡自由的政策。頒行平等主義，這就是代表大乘佛教的工作的典型人物。所以！一位真正的大

乘佛教的忠實奉行著，無異是一位大慈大悲的和平使者啊！

## 2. 佛教的法律工作

社會上的法律，只能制裁人們的身，而不能規律人們的心。只能治罪于已形，而不能防患于未然，佛法的戒律則不然，不特律我們的身，且律我們的心，不僅治罪于已然，亦能防患于未然，社會法律的進點，是使人去惡就善，成爲一個良好的公民，而佛教戒律的效用，不但使人去惡就善，捨邪歸正，同時可以培養我們崇高的德性，擴展我們智慧的領域，由一個人格美滿的人而達超人成佛。所謂：「戒如明月，亦如繆絡珠，微塵菩薩衆，由是成正覺」。所以慈悲的佛陀，爲了以佛教的戒律來輔助社會法律的不足，而勤誡他的子弟說：「汝新學菩薩，頂戴受持戒，受持是戒已，轉授諸衆生」。真的，一個「嚴持淨戒，律已修身的佛教徒，即使他不能發展其他應有的工作，但最低限度都是一個良好的公民，假如人人都能遵守佛教的戒律，那麼人人都是良好的公民，那麼，消禍患于無形，社會的奸淫偷殺等案子也不會頻頻發生，甚至司法機關也可以不設，法官也不致那麼忙碌接應不暇啊！所以孫中山先生說：「佛法可以補法律之不及」這話，非大智慧的人怎能出此呢？

## 3. 佛教的教育工作

教育是建國的基礎，是鍛鍊國家人才的烘爐，也是國家文化進步的鑰匙，鼓勵發明和創造的能力。所以我們要使國家富強，社會安定，非普遍施設教育不爲功。可是在歷史上告訴我們，凡是教育最發達的時期，便是國家危運當頭的時候，比方說東漢桓帝的時候，大學生幾達三萬餘人之多，其當時教育的發達，誠打破空前的記錄。可是那時候宦官專橫，外戚弄權，盜賊蜂起，國勢凌夷。宋代的教育也相當發達，可是牠的結果，落得金兵渡河，汴京失陷，徽欽被虜，而北宋也就在這個時候宣告滅亡，民國已來，學校林立

，其教育發達的盛況，真的曠絕古今，甚他農工商學也相當進步，可是國家多難，生靈塗炭，民不聊生，這是甚麼緣故呢？無他，就是當前社會上的教育，大都偏重於智識的教育，而忽視了精神的教育，以致教育的結果，不僅沒有替國家造就大批勇敢，苦幹，犧牲自己，捨己利群的精神的人才，反而只能製造出許多消耗國力游手好閒的高等遊民，這是國家的不幸，也是教育家的恥辱。若果，當前教育制度不改弦更張，亡國之憂，必踏前人的覆轍！

這裡，我認爲如果改革當前的教育，最好是提倡佛教積極救世的大乘教育，來彌補近來教育界的缺憾。因爲佛教是一種最高深，最圓滿的良好教育，他的教主釋迦牟尼，是古代一位偉大的超絕的教育家，他教育的目的，是欲使接受他的教育的人，都能夠共同了解宇宙人生的最高原理，使人人獲得真實的知能，然後以這真實知能的力量來衝破人我的界限，打破自私的觀念，發揮各自本具的偉大同情的慈悲心——人性。這樣，自然可以克服獸性，而恢復人性；自然息滅戰爭，而臻永久的和平。所以佛教的教育，雖遠創于二千多年前，但他的宗旨和學術，並不因時代的遷變而失去它的效用和價值，反而極其適應現代的人類新的生活的需要，特別是今日烟火彌漫，紊亂不安的社會，這需要佛教自由平等的真理來建設，飽嘗無邊苦難的人們，更急待佛教慈悲博愛的慰藉。還有，那些罪魁禍首的野心家，更應該以佛教濃厚的道德觀念，和犧牲自我的精神來改造他們，感化他們啊！可惜社會一般人士，沒有注意到這點。因此，不但不能採取佛教教育的精英，來輔助社會教育的不及，反而以佛教是一種沒有教育性，而專門沉醉于「空」或「禪」的境界的宗教，因而漠視佛教徒爲天下的第一文盲，這是國家，人民的不幸，抑佛教的不幸呢？！

## 4. 佛教的工業工作

許多人以為佛教教主張信徒出家修道，那末自要拋棄一切工作和事業了。其實，那裡知道一

個真正的，圓融無礙的大乘實踐家，是無所不作無所不學的呢？瑜伽師地論第十五卷裡面說：「略說工業，所有妙智，謂營農工業，商估工業，書算計度數印工業，營造工業，生成工業，防邪工業，和合工業，成熟工業，音樂工業。」又方廣大莊嚴經第四卷裡面說：「如是權捷騰跳，競走越逸，書印算數，射御履水，騎乘巧便，勇健，人間一切技能，皆悉通達。」誰說佛教徒沒有發展事業的雄心？沒有其他一切的技能呢？不過，這是佛教大乘學者的行徑，並不是一般普通的僧伽或小乘學者的所能辦得到吧了。

## 5. 佛教的醫學工作

人是有漏之身，誰能無病？不過，病有身病和心病的分野，身病或偶然有之，而心病則與生俱來，身病淺而易治，心病則深而難愈，所以世間醫學無論怎樣昌明，亦不過只能醫治我們肉體上的疾病吧了，至于精神上的心理病態，絕非現代的醫學，或世間的物質可能醫治的。唯有佛教的真理，可能醫治我們身心的重疾。所以佛教的大乘思想者，爲了拔除衆生身心疾病的痛苦，不但以佛法的慧水來沖洗衆生心底深處所蘊藏的病菌（詳如下心理改造），而且積極地研究醫學，以便療治衆生的身病。如普賢菩薩說：「我此住處，常有十方一切衆生，諸病苦者，來至我所，而求救療，我以智力，觀其因起，隨病所宜，授與方藥，平等療治，普令除差，復以種種財寶資具，皆悉與之，咸令充足」。這不是說明佛教大乘行者的建設醫院的工作嗎？瑜伽師地論十五卷說：「云何醫方明處，當知此明，略有四種，謂於病相善巧，於病因善巧，於已生病，斷滅善巧，於已斷病，後更不生方便善巧」。這不是告訴我們，佛教徒不但研究醫學，從事醫藥工作，而且技術超群，醫理精明嗎？還有，近代科學發明X光鏡或電療方法，人們一致認爲是醫學界的光榮，病者的福音，他們那裡夢想得到遠在二千幾年前的佛教，早已有電光治病了呢？如無量壽經說：「十方無量，不可思議，諸佛世界，衆生之類

蒙我光明，觸其身者，身心柔軟。」又華嚴經十五卷說：「……又放光明名安穩，此光能照疾病者，令除一切諸痛苦，又放光明名照耀，映耀一切諸天光，所有暗障靡不除，普為眾生作饒益。」這就是證明佛陀以電光來醫治一切眾生的疾病啊！

由此看來，佛教並不是一種超乎現實的玄想式的空談，而是敢對現實，確切地工作，而工作的責任，又含有改良和裨益的成份和使命的，誰說佛教是逃避現實的呢？

### B：佛教啓導人心的工作

佛教對於「改善社會」的工作，雖然是不偏廢，但總覺得「改善社會」，是在物質上工作，屬於治標而非治本。我們要創造美滿的社會。息滅罪惡的戰爭，就得要從根本上去下功夫。所以其比「改善社會」更重要的工作和使命，就是啓導人心。然甚麼是「人心」？怎樣去改造？「人心」，即是人性，也可說人類的良知或良能，這個「人性」，究竟是善的呢？抑或惡的？關於這問題，中外古今一切學者，都沒有給予我們一個具體的究竟圓滿的答案，例如孟子立性善論，荀子立性惡論，而告子却立可善可惡論，究竟誰是誰非，誰為合理誰不合理呢？我以為他們是各有一面的理論，不過是不能透視人性的底蘊吧了！

但佛學給予我們的啓示，「人性」，是一種無記的東西，所謂「無記性」，即是說人們的本性，既不是善，也不是惡，但可以善，也可以惡，譬如一面鏡子那裏純粹，潔淨，明明，能够照映萬物，根據此有時名它為良知。然而，鏡子的本身，雖然是純淨，明明而潔白的，但在它裡面所反映出來的影子，有時是美麗的，有時是醜陋的，或我們在鏡子上面，畫上一個魔鬼的怪像時，可呼之為惡，反之，如果畫了一個賢聖的肖像，那便稱之曰善。雖然，但鏡子的本質並不隨畫像的善惡而變遷的。我們的「人性」亦然。本非善惡，但當他遇着醜惡的，染污的因緣時，我們

的本性便幻起一種爭奪，罪惡，殘忍和淫亂的概念。假如過的是良善而清淨的因緣的話，我們的心地——本性，就有同情的，博愛的，恭敬的，禮讓的和正義的概念。然後由這或善或惡的概念策動身口七支，表于行動，因此，便有善人和惡人的分別了！但儘管人是具有善惡的懸殊，而「人性」是同一無二的，決不隨着心中所幻現虛構的善惡概念而變為善惡的。這就是楞嚴經所說：「善緣不變，不變隨緣」的道理。此理與托爾斯泰所說：「每個人心中有兩個人，一個是精神的人，他為自己所尋求的幸福，也要為別人的幸福，另一個是動物的人，只為自己尋求幸福，並且為了這個幸福，而準備犧牲全世界的幸福。」恍惚相同。他所謂精神的人，就是佛教所說「人類的真心」本是自由平等慈悲博愛的，後的一個動物的人，即是佛教所說由真心所幻現的「私我」。有了私我的作業，其他不道德，不合理的的事情就從此而誕生了：不是麼？許多人為了滿足「私我」的享受而殺人，而放火，而虛偽，而奸詐，損人益己，毀人譽我，把他人的苦難和血淚，換來自己的幸福與快樂；於是做下無邊的罪業，而招集來無窮無盡的苦果！今日世界上的苦難，和社會的複雜，何嘗不是人們的「犯罪心理」所創造出來的呢？所以，世間事情結果的好壞，完全是基于人類心理的好壞而定。我們若欲息滅戰爭的禍患，解救蒼生無邊的苦難，或欲創造一個和諧的平等而博愛的國家和社會，非首先從「心理建設」着手不為功。怪不得中山先生在建國大綱裡面對「心理建設」的重視，並不亞於「物質建設」，所謂「心理改造」。特別是大革命家的佛陀，更重視醫治眾生心病的工作。在佛陀的心目中，認為一個人如果不肅清他內在的污穢——慳貪、毀犯、瞋恚、懈怠、散亂、愚痴的惡習慣，揭揚他大悲無我的精神的話，那麼，縱然社會政治是怎樣的美滿，法律是怎樣的威嚴，也無法成功一個美滿的社會，為甚麼呢？因為人們內在的貪、瞋、痴等惡習在作祟啊！因此，佛陀在世的時候，對當時愛好真理的人群，整整演說了四十

九年的真理。開了三餘次的座談大會，無非是指示我們如何肅清心理的穢污，如何醫治內心的重病，怎樣去洗刷障翳心地光明的醜觀，怎樣去獲取我們本具的良知良能，怎樣去衝破人我的界限？怎樣去發揮無我大悲的同情心啊！然究竟怎樣去改造非善的心理，而培養善的心理作用的思想呢？關於這，方法很多，但括其扼要而言，不出以下幾種：

#### 1. 改造慳貪的心理而發揚互助的精神

慳貪是自私自利的根本，也是世人的通病。對的，芸芸之眾，誰沒有貪求呢？貪財、貪色、貪名、貪利、貪我的國家富強，貪我的家庭幸福，貪我個人的享受美滿，地位高昇，勢力堅固，不但不顧慮到他人的幸福與快樂，所謂：「拔一毛以利天下亦不為」。反而把自己的幸福，建立在千萬人的痛苦上，貪呀貪呀，無窮無盡，無止境的貪，得寸進尺，得隄望蜀的貪，不奪不饜的貪，你這樣，我這樣，社會這樣，國家也這樣，於是世界大亂了，財產難保了，名利也變成枷鎖了，整天在患得患失中苦惱，怪不得佛陀在六波羅密經裡面說：「諸怪悟者，常懷憂惱，現在世中，諸苦根本。」您說，貪心的人多麼苦惱啊！何況「黃金不是千年業」。「千年田換八百主」。更況人命無常，「有錢難買閻翁赦，無計能求獄卒饒」呢？當死神降臨，向你招手的時候：「萬般帶不去，唯有業隨身」，那末貪來有甚麼意義呢？倒不如當我們生存的時候，積極于慈善工作，好施樂助，以發揚人類互愛互助的精神，擴充人類偉大的同情心，這樣「生有益於時，死有聞之後」，不是更偉大更有意義嗎？所以，智慧開的佛陀，為了改革我們不軌的行徑，為了使我們身心輕安快樂。更為了使我們生存來得更有意義和價值，所以用布施的美德來改造人類慳貪的心理，梵網經說：「菩薩見一切貧家人來乞者，隨前人所須，一切給與」，又六波羅密經說：「菩薩摩訶薩，應當更發二種勝心，一者所有資財，庫藏諸物，知自性空，猶如陽焰，夢想幻化。」

(未完下期待續)